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

第七期

中共阿坝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红军长征过阿坝县

3.123079

14

17

序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粉碎了敌人的堵截尾追，四渡赤水，飞夺泸定，爬雪山、过草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英勇的红军战士历经艰难困苦，前仆后继，用鲜血和意志谱写了一部中国革命的英雄主义壮丽诗篇，光照寰宇，永载史册！

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九月和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曾先后两次到过阿坝县境内，共历时百余天。红军长征在阿坝留住、活动时间以在格尔登寺和按坝（安坝）为最长，“总部”亦曾设在这两处。红军驻阿坝地区期间，曾进行过筹集粮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政权等革命活动。红军指战员在阿坝县的革命业绩，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我军在我县活动的重要史料。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对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示，为准确地给中央编写党史正本和我省编写《红军长征过四川》一书提供可靠的史料。在阿坝县委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红军长征过阿坝县有关史料的征集工作。

红军长征过阿坝县，离今已有四十八年之久，由于尚在县内健在的留散红军和知情老人少；再者，过去一无专门记载，又无文献资料可考；加之，征集党史资料，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的经验又不足，书中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希望各位同志阅后给予指正。

目 录

序

第一章 阿坝县概况

第一节 建置沿革情况

第二节 阿坝（麦桑）地区社会简况

第二章 红军长征第一次过阿坝（麦桑）情况

第一节 党中央确定北上方针

第二节 蒋介石阴谋策划堵截围剿红军

第三节 左路军进驻阿坝（麦桑）地带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次过阿坝（麦桑）路线示意图

第三章 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第一节 张国焘按兵不动，重言南下

第二节 阿坝会议前后，左路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的斗争

第四章 红军长征二过草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二次过阿坝（麦桑）路线示意图

第五章 红军在阿坝（麦桑）的革命活动

第一节 反动派遣谣惑众

第二节 宣传真理唤起民众

第三节 组织政权

注

后记

附录

附录一 红军歌词录音整理

附录二 阿坝县留散红军情况表

第一章 阿坝县概况

第一节 建置沿革情况

阿坝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西北部，川西北大草原的南部边缘。北面接黄河与甘肃省的玛曲县为界；西北面与青海省的班玛县、久治县接壤；东北与若尔盖县相邻；东南和红原县毗连；南接马尔康县；西南与壤塘县相邻。地理座标：北纬 $32^{\circ}18'$ 至 $33^{\circ}37'$ ，东经 $101^{\circ}01'$ 至 $102^{\circ}35'$ 。县境成不规则的环形，南北最长处一百四十五公里，东西最宽处一百四十六公里，总面积为一万零四百五十平方公里。辖一个镇，五个区，十九个公社，两个农牧场。现有人口四万三千七百三十五人（一九八三年人口普查数），本县为藏族聚居区，藏族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九点四，此外还有回、羌、满、壮、彝、苗、汉等民族。

阿坝县地处川、甘、青三省交界区域，历史上曾经是附近地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向有“草地成都”或“草地之江南”的美称。

阿坝是藏语的译音。这里的藏民自称是“阿里娃”。相传在唐代，他们的祖先是居住在今西藏的阿里地区。唐朝贞观年间曾随同吐番首领松赞干布进兵松州，屯驻在这一地带，此后便在此地居住繁衍下来。所以他们相传沿袭自称是“阿里娃”或“阿娃”。“阿娃”根据藏语译音汉文写作阿坝。

阿坝地带的村寨部落，依阿曲（河）的流向分布情况，划分为上、中、下三阿坝。中阿坝亦称麦桑，是这一带的土官官寨（藏语

称麦加尔康)所在地。

红军长征过境前，阿坝地区隶属松潘县，由“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置”管辖。由于地理条件等种种原因，反动政府鞭长莫及，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而已，实际上统治势力并没能将这一地带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又由于这里与青海、甘肃相邻，青海军阀马步芳、甘肃拉卜楞寺喇嘛教派势力却运用武力征伐、教派影响、经商活动等手段，不断向这里渗透，力图加以控制，因此使这一带地区出现了相当复杂的局面。

第二节 阿坝（麦桑）地区社会简况

红军长征过境之前，阿坝地区还尚处于初期的封建社会阶段。住在麦桑的封建农（牧）奴主杨俊扎面是这里的大土官。他们除了直接统辖着这里的十几个藏民部落之外，还以“拴头”、“亲属”等形式，招抚和支配着墨哇、安斗、壤塘以及贾诺、绒挖等地的一些部落。由于他们控制的部落较多，所辖地区较广，便成为草地的南部的最大部落主；也是川西北藏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三大土官之一。

麦桑土官所辖的这些部落，有一部分是既从事农业生产，又兼营畜牧业的。其农业生产，仍然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经营极其落后。另一部分，则为纯牧业生产。牧民们随畜迁涉无常，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式的生活。

大土官在所辖的部落内，主宰一切，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对外，他们拥有宣布战争、策划布置战斗以及谈判言和、派出使者等大权。由土官所统辖的这种部落，俨如“国中之国”。统治者为了防止外部部落的侵袭和巩固对所辖部落内部的统治，长期以来采取了

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对部落之外的贸易交往，几乎是全由统治阶层所控制。他们为了赚取钱财，将当地土特产品的销售与人们生活必需物品的输入，完全垄断在自己的手中。至于一般藏民，与外界则很少交往，因此他们对外界事务也就很少知道了。而藏民大都虔信喇嘛教（即佛教），宗教和教派的势力已完全渗透到藏民的社会生活之中。喇嘛、活佛，就成了他们的神仙。这些人在藏民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的土官、老民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藏民的宗教信仰便加以利用；同时，宗教上层人物为了维护与巩固神的威力，又必然借助上述的权势。于是，他们互通声息，勾结一起，构成了这一社会的统治阶层。

阿坝地区的地理条件方面，又是地处高寒，边远荒僻，当时交通十分闭塞。且当地人民旧有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所有这些，一再加重了对阿坝藏民的束缚。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一直奉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反动政策，大力推行“以夷治夷”手段，对少数民族不断实行武力镇压，抢劫烧杀，更在部落之间制造种种纠纷，蓄意挑起冤家械斗，妄图使之两败俱伤，而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就使这里长期陷入战祸连绵、械斗不休、抢劫层出、仇杀不断的悲惨境地。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广大藏民处于饥寒交困，愚昧落后，朝不保夕，生死无常的水深火热之中。



今日阿坝县城区全貌图

第二章 红军长征第一次过阿坝县情况

第一节 党中央确定北上方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当时敌我形势和选择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出发，制定了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对抗党中央向北发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主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退却方针。为了统一战略方针，根据敌情变化，进一步讨论和决定我军的战略行动，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围绕是北上还是西进或南下？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张国焘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否认全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的胜利，对形势作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已经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荒僻的西部地区和青海、新疆等地，实行无限制退却，以逃避斗争。宣扬西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便，胡宗南、马步芳有几十个团的兵力，防御工事十分强大，竭力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时，他见中央红军经长征苦战，实力消耗甚大，而他自持人多枪多，于是借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遵义会议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的军阀逻辑，他狂妄地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妄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政治野心，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代表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指出：川陕甘三省具有地域广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比较富裕等条件，我军应迅速北上，去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并强调指出：1、集中统一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2、要使作战更有力量，必须组织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加强政治工作，毛主席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和耐心的教育。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到的挫败，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而西进或南下，则因脱离了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和深入地薄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域必将置红军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并且严正驳斥了张国焘伸手要权的反党谬论，强调指出：红军应当由党中央统一指挥。会上，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都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中央军委所作的报告和毛主席的发言。两河口会议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南攻打成都，然后向川康发展的错误方针。

接着，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召开的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由党中央直接率领。以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左路军，总指挥朱德（兼）、政委张国焘（兼）、参谋长刘伯承。右路军在毛儿盖地区集结，北上甘南；左路军在卓克基地区集结，通过草地向班佑前进，随中央北上。张国焘妄图夺取军权，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未能得逞，被迫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第二节 蒋介石阴谋策划堵截围剿红军

一九三五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举行西征，抢渡嘉陵江。红军长征北上跨入四川面北边境之后，蒋介石发出十万火急电报飭令青海军阀马步芳，蒋帮嫡系胡宗南，以及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等，采取北堵南追，东压西困的反动措施，妄图于四川境内消灭红军。在蒋介石的策划下，马步芳立即召集所属各部研究对策。他深感自己长期苦心经营的青海马家“王国”将是：团体已面临生死关头，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共患难，同生死，阻击红军北进。由参谋马德召集参谋处长马寿昌等人拟具了纵横千八百里长的三道防线方案电呈蒋介石。而马步芳住在贵德县城的南海殿，又做起乘机扩充私人势力，借以自固的美梦。他急切命令各地抽丁派款，进行反动军事训练。强令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丁，都分别编为保安团、自卫队、学生军等，每日操练演习。当时所有军、警、公、教人员及男女学生，宗教徒等，全盘都在掌握之中，任其使唤。并在黄河、湟水流域一带，修筑碉堡，挖掘战壕，待机消灭红军，保存实力。

一九三五年八月得知红军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消息后，马步芳的心情十分复杂。他一方面致电蒋介石表明：“本省兵力尚足调遣，有素经训练的壮丁五十万。”用以防止蒋介石嫡系部队乘机进入青海。同时决定利用原先驻扎在玉树和马骝山的喇平福，纠合玉树和果洛的各“民团”作为第一线主力抗击红军；委任麦桑（今阿坝）土官杨俊扎面为“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并令“南番”（今甘孜色达石渠一带）唐隆古哇，率领他们部落藏民，均自备枪马给养，组成藏步骑兵，听其调遣，

就近分播在石渠（甘孜）、麦桑（阿坝）一带扼守要道，为其充当马前卒，妄图以此“一箭双雕”，既可以让藏兵去阻击红军，又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与此同时，已然抢占松潘境内驻守的蒋介石亲信胡宗南，也派出师部少校参谋李蕊专程前往阿坝。李蕊携代名酒、茶叶和现金等礼品，代表胡宗南与土官联络，筹划阻击红军北上。他们一致认为“在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的绝境地带，保险可以堵住红军”；土官还表示说：“一定转报胡司令放心”。经过上述一番布署，马步芳、胡宗南自信阻击红军北上已是万无一失，于是分别电告蒋介石“请勿远虑”，为此胡宗南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复电嘉奖。

第三节 左路军进驻阿坝（麦桑）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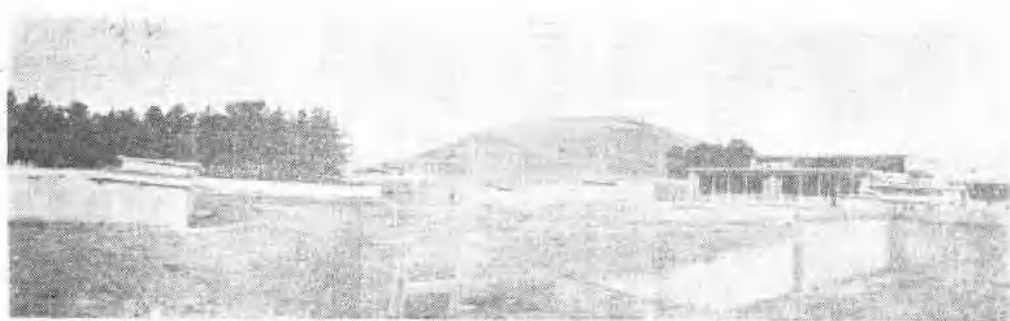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左路军自卓克基地带北上，向阿坝（麦桑）地区进军，途经托巴格勒（今红原县龙日坝二道桥附近的党各支曲），遇到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杨俊扎西所属藏兵的袭击，经接触后，杨俊扎西率部队溃逃，红军在今红原县龙日坝分两路前进。一路由安曲沿海子山梁子进抵阿坝麦尔玛、格尔登寺、河支、各莫寺一带；一路经四寨进驻阿坝查理寺、按坝（安坝）、垮沙、德格、各莫寺地带。总指挥部驻中阿坝的格尔登寺内。

在此之前，麦桑土官——麦桑支队司令杨俊扎西所属部落藏兵被击溃之后，深感无力阻击红军，遂烧毁官寨，带领全家及藏兵等逃往黄河北岸。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左路军先遣部队经过麦尔玛、贾洛、箭

步塘（今二牧场即甲本分场）至红原日柯，到白河边，一部分已渡过白河。这时张国焘再次违抗中央命令，再提南下。拒绝向右路军靠拢，谎称白河水涨，无法渡过。朱德同志为了进一步说服张国焘北上，亲自到葛曲河（白河）察看水情，并派人下水实地测量水位，结果证明：虽然河水因下雨猛涨，但最深处也不过马腹，队伍是完全可以过去的。况且从墨哇到班佑不过三天路程，兼程而行，完全可以同右路军迅速汇合。张国焘拒不听朱德、刘伯承同志的劝告，执意南下，并强令已过河的部队折返阿坝。此时，敌情已发生变化，蒋介石并不甘心于失败，正在调遣兵力，加强布署。党中央一再电示张国焘，命其迅速率部挺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集中兵力，直指甘南。但张国焘置中央电令于不顾，按兵阿坝不动，坐失良机，并百般刁难党中央，置红军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在左路军顺利进占阿坝（麦桑）地带之后，右路军也战胜了天然险阻，顺利地通过了沼泽草地；同时又取得了包座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了西北“剿匪”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胡宗南部伍诚仁师和另一个团的兵力，进占了若尔盖的班佑及七房一带。此外，在松潘一线，胡宗南所部第二旅又遭到红军重创；镇江关附近之敌全线溃败，逃向松潘县城。这时敌人已然惊恐万状，闻风丧胆，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极为有利，为红军继续北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张国焘却贼心不死，出于深藏已久的政治野心，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并妄图胁迫中央南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



阿坝县格尔登寺院全貌图
当年红军总部设在此处（此系修复后的格尔登寺）



当年红军两次过查理寺筹粮积草北上，此图为查理寺院全貌。





当年红军筹粮积草住宿在此寺院内外。此图是查理寺院。



当年红军从此寺院撤走时，两名红军被土兵打死在门口。此图为垮沙寺院。

第三章 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第一节 张国焘按兵不动，重言南下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左路军一支五百余人的小部队，由格尔登寺的和尚罗车儿兄弟两人充当向导，准备渡过黄河。这支部队从上阿坝出发，翻山沿结柯河而下进驻甘肃省玛曲县齐哈玛寺院。紧接着便由藏民罗车儿等引导四十余人小部队，来到黄河边寻找渡口。在离齐哈玛寺院约八公里处，发现了一个唯一的渡口，但河面太宽，河水甚大，又无渡船，难以渡河。上至夏容河口（黄河支流），水亦很深，水流湍急，不能横渡。便折回沿黄河而下，行五十余里到贾曲河口（黄河支流），均未发现渡口。渡河不得，只好返回齐哈玛寺院住宿三天。此时河水继续上涨，上有夏容河，下有贾曲河，前有黄河天险，北岸又有“藏兵”，凭险阻击，封锁河面，要想偷渡黄河西进是不可能的。

据甘肃省玛曲县齐哈玛寺院老和尚扎西甲木错回忆：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从结柯河下来约有五百多名红军战士，其中有两个骑马的，还有两个阿坝的和尚带路。当天在齐哈玛寺院住下了，在寺院周围挖了战壕，以防“藏兵”袭击，在寺院内用煎茶的大锅煮了很多青稞，走时也未吃完。红军刚住下，就在寺院内外到处贴布告（盖有大方章的）、标语，还用木板写了“红军不杀番民”的牌子挂在门口。第二天又派出四十多个红军战士，由两个骑马的带队，到黄河边侦察渡口，测量水势。上至夏容河口，下至贾曲河口，沿黄河上下几十里均无法渡河。后在齐哈玛寺院住了三